

# 冊五

書名 水石緣二十九段 道光二十一年刊本  
 撰者 清 李春榮 撰  
 卷 冊五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82  
 編號 D86625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625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82](#)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水石緣二十九段 道光二十一年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水石緣



## 第一段

驂鳳翥仙侶臨凡  
 詣龍湫神僧飛錫

荆楚谿山之勝甲于天下自昔人文毓  
 秀史不絕書而靈異之祥猶多鍾為神  
 如襄王携巫峽之雲交甫獲湘臯之  
 疑山弈弈淚竹痕鮮湘水湯湯凌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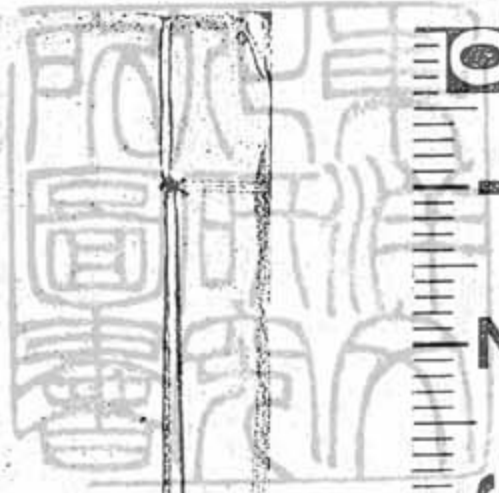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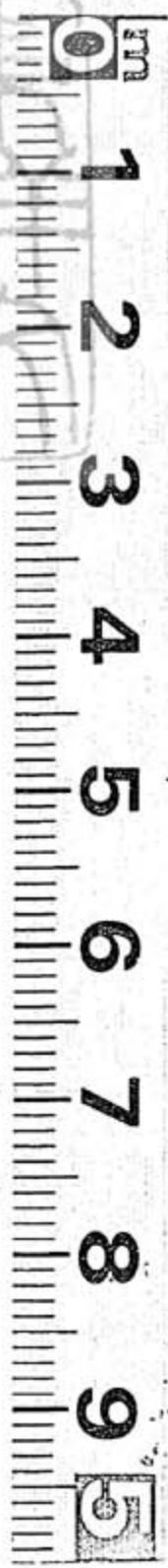
水石緣

第一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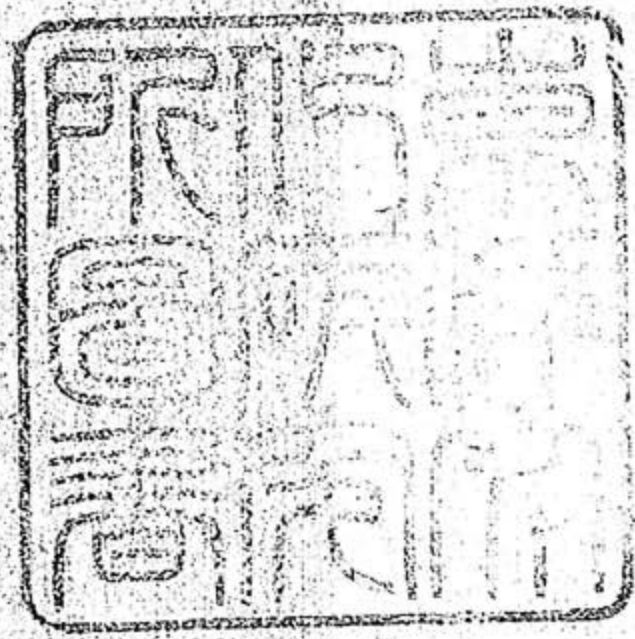
水石縁

五

双紅堂
小説
8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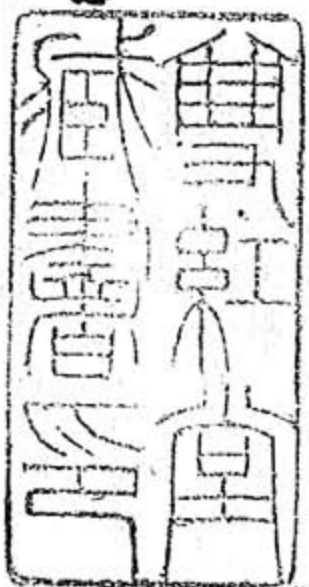


科 2018

# 水石緣

## 第十八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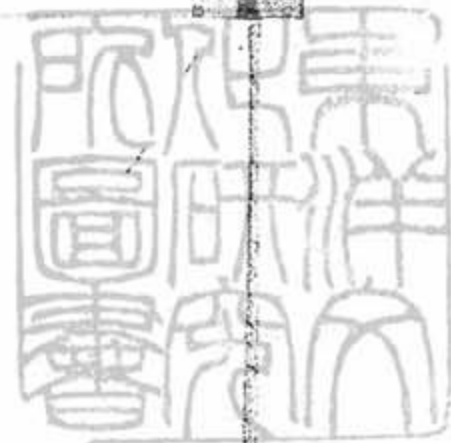
石母得書驚問卜  
松濤訪友遠辭家



秦中顯宦聞山公有女莫不欲與聯姻  
公見統袴子弟類皆狂蕩暴疾淫佚驕  
奢欲求博雅之士百不得一故每念及  
石生到軍數月卽以書招生盼至次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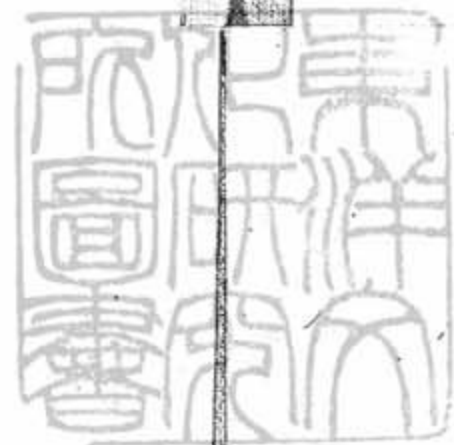
春盡夏初並不見到謂翠微曰石家表  
弟不來事不諧矣翠微不應私語養娘  
曰石家兒不到老爺計窮力竭了做娘  
舅壓不倒外甥統貔貅如何治得健兒  
養娘曰少的是名門宦族老爺不知是  
何主意一心只愛許他古八云不是冤  
家不聚頭他越不肯老爺越要咬住他

拿着珠子當葢兒賣何苦討他看輕山  
公深念其女年已及笄若再因循恐有  
愆期之嘆待到深秋復馳書回家來促  
石生入陝生母得書驚惶莫措忙令書  
帶延松雲二子到家云吾兒幼依膝下  
原不識西北東南老身一時沒見識令  
他隻身走數千里出門已經半載陝內





招書又到竟無踪跡倘有甚不測何處  
安頓老身二子見書亦各驚駭雲急慰  
其母曰連峰湖海襟期到處有逢迎既  
未抵秦必有他遇老伯母不必心慌生  
母曰他身無下落老身如何放心得下  
二先生與吾兒素稱莫逆怎生尋訪個  
消息纔好松曰請暫寬心待我二人去



商量再來稟告二子旣去生母入室泣  
云甚麼要緊都是這頭冤孽親事朝也  
來纏暮也來纏若沒有那封書來好端  
端坐在家裏怎麼憑空教他出門言畢  
復泣厨下老婦曰太太不要着忙明日  
早上到那個廟裏去求求籤問門菩薩  
看生母一夜熬煎次早到廟求神得籤

太上回家云雖是好籤那裏真真菩薩  
是跟着他走的至午書帶云這街東頭  
有個算課的聽了個個都說他靈得狠  
太太請他來起個課看生母卽令請他  
到家中設下香案先自禱告了卜者搖  
動課筒朗朗念畢祝詞手擲金錢跌成  
爻象乃曰是個遊魂課坐下問云動門

何用生母告以所卜之事卜者曰課內  
忌神發動書云忌象交重難會而這人  
中必被人羈牽進不進退不退難得動

用爻爲世爻所尅書中又云用爻  
克也許人歸世尅用爻人未至他正逗  
迥異地未有歸心生母曰出門纔及平  
年也就不望他回來只要他有了落處





水石錄 四  
就好卜者曰課中現有個人畱着他付  
麼沒有落處但書中又說道遊魂宜出  
外歸魂利返鄉卜得遊魂課又化出一  
重遊魂來書內又云遊魂復化遊魂出  
遠還當再遠這人雖被阻滯目下又該  
前進了生母曰我欲挽人尋訪可能遇  
見麼卜者曰書裏道得好訪友尋人忌

六冲遊魂他必往途中雖然去路愁相  
左許你天涯終得逢若是出門尋訪得  
遇無疑生母曰再求一課看他逗畱的  
所在吉凶如何卜者重搜內象再索外  
爻課成坐下喜曰是個三合卦婚姻爻  
動令郎曾定親沒有生母曰還未卜者  
曰這等說老太請放心課內才鬼全陰

陽合書上說陰陽得位定逢夫唱婦隨  
才鬼俱全必主齊眉舉案不但無凶又  
還多吉你愁他沒落處他倒穩穩的坐  
在個安樂窩裏放心放心生母曰望他  
幾時纔有信來卜者曰課中父母交帶  
青龍父青龍為喜信不久就有喜慶之  
音到了生母心內少慰打發卜者出門



書帶卽到梅柳家二女曰大相公可有  
書來書帶云我正來報信昨日舅老爺  
那邊來了一封書說大相公竟沒有到  
二女大驚失色柳曰這個人怎麼樣了  
呢書帶云昨日太太慌的掉了一日眼  
淚請松相公雲相公商議要他門去我  
尋悔曰他們允不允書帶云他們說還



要等商量看柳曰我想起來他對我們說不願與山家結親借這入陝名色要做個四海求凰這人不會到陝自出有心必定遨遊到別處書帶云清早太太到廟中求了籤方纔又叫了瞎子到家裏起課柳曰求籤起課都怎麼說書帶云都是一樣的語說是半路上被人家

阻住了要大相公做親柳曰我就猜他在路上倒只怕都是准的梅曰你也真真甚麼求神問卜當得正經書帶見阿姥搬飯進房間云怎麼這時節纔吃飯阿姥云纔等着雲相公家拿了米來書帶云我家也就要問他打米去了二女掩面墮淚要甚飯吃書帶欲回梅云看

九九續  
太太有甚麼打算來對我們說聲書帶  
應諾而去頭一日松雲別生母出門松  
卽拉雲到家曰我想此人必定尋那付  
他綉嶺圖的和尙去了雲曰你怎麼曉  
得松曰前者那和尙畱下的紙條上有  
未入嶠函先遊濯錦這兩句話此人必  
往濯錦去了雲曰濯錦在何處松曰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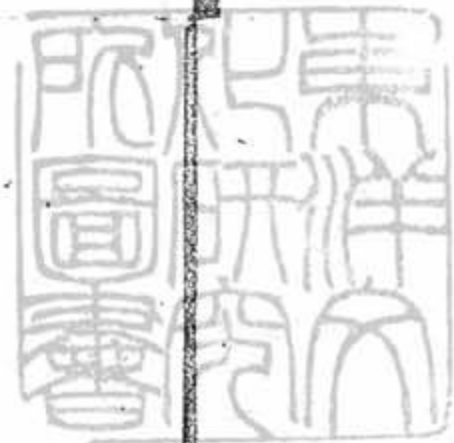
必然是那和尙的所在了雲曰這倒也  
虧你猜松曰我細玩未入先遊四字那  
濯錦去嶠函必不甚遠連峰不久還當  
入關雲曰這倒詳得有理方纔石君老  
母說要我們尋個下落如何算計松曰  
想來你是去不成的我便向秦中走一  
回罷了雲曰同是相知怎麼獨累及你



松曰既是相知分甚尔我商量已定次日午後同過生家見生母告以出門之事生母喜曰得蒙允諾老身感戴不淺二子復語朗磚贈圖畱帖一節生母且喜且異曰動問起身的日子揀在幾時松曰去便就走揀甚麼日子遂作別出門雲曰這件事還有兩個有關切的人

怎不教他知道松曰正欲到他家去遂同至梅柳家見柳絲靠着窗櫺做鞋柳見二人將鞋放下云兩位貴人怎麼又肯來走走真是空谷足音二子同入房中梅萼垂着半邊帳子睡在床上忽然驚起雲曰驚醒你羅浮夢了松曰大白日睡覺朽木不可雕也梅曰畱着一口





氣兒做人還難甚麼出來二君自石三  
郎去後爲何足跡杳然雲曰你二人旣  
離翠館則不比識面之初如今身有所  
歸又不比石君在家時了二女甚感梅  
呼阿姥煮茶柳問曰今日因何光降松  
曰早上連峰有信到家說不過秋盡就  
可回棹阿姥聽見忙來問云松相公信

是真的麼柳曰你聽他見鬼阿姥曰若  
不真的他們早知道了不知此人果到  
那裏存身松曰再有個姓梅姓抑的怕  
不藏住了梅曰我們也不會藏了他柳  
曰若是我們藏了你們怕不會尋如今  
他藏在別處就沒個人肯去尋了松曰  
若待你激我就算不得松月波也不成



好朋友老實對你說我明日便要出門  
告過石君老母特來與你二人作別梅  
喜曰交情如此真不愧雷陳柳笑一這  
等說是我唐突你了且暫時記過待你  
訪友同歸准備濁醪十斛讓你洗個澡  
兒松大笑曰快哉雲謂二女曰鱗鴻甚  
便快些作書梅曰人不知在那裏帶甚



麼書柳曰你的書怎麼寫雲曰我也沒  
有書前日連峰出門忘了將你贈他今  
日幸逢驛使只將梅姊寄去够了二女  
含笑阿姥出茶松曰手段走了這茶烟  
火氣的柳曰這是以相公的緣故雲曰  
怎麼柳曰我見他沒炭把松柴炊滾的  
阿姥曰雲相前日拿來的米竟是生



才不終  
二  
燥的嚼着滿口都是糠粃雲曰前一次  
的原不大熟這昨日送來的呢阿姥曰  
這個還罷了松曰越是有幾個錢的財  
主越不肯吃好米生成的賤肚皮沒福  
氣只好嚙糠雲笑曰由你罵我也不是  
財主少頃二子別去次日松濤帶了綉  
嶺圖出門臨行囑雲影曰寒家一無所

託連峰老母君事之宜盡心梅柳二女  
君恤之宜勿怠異別之言惟此而已雲  
影敬諾





水石緣

石上清泉流  
水石緣  
詩曰  
深閨臨別別  
鴛盟  
孤棹逢秋  
醉錦水

水石緣

第十九段

詩曰  
深閨臨別別  
鴛盟  
孤棹逢秋  
醉錦水

盈盈自聆石生衷曲併見朗傳詩句明  
示以已所適歸暗自欣幸追問其父母  
欲謀東歸默默含愁後與生晤對時則  
聳眉無語生與之言或勉强應答遂令

采蘋扃戶不復出見石生心忙意亂不知所出復令采綠來呼采蘋采蘋私自到齋生日姊姊不情閉關謝客子心亦何忍也采蘋曰衷腸堆積鬱不能吐石生詰問采蘋將清氏之話爲生言之石生爽然若失復求采蘋來勸盈盈出園盈盈不應迨至一葉驚秋早是新涼換

暑散人見案上水經漸次告成謂生日田西北入東南雖隆冬日近溫和由東南入西北雖炎夏日就寒冷秦中乃迥寒之地先生又柔胞之軀若再稽遲恐去路寒風襲秋那和尚孤雲野鶴遊無定的止無常所回寺之期正難預必依僕愚見先生不若且到秦中待錦旋之



日再來訪彼若象不棄僕當懸榻以待  
尊意如何生慨然曰水翁指教不日卽  
當束裝俟探親回日終當可造仙居以  
圖良晤采蘋聞之告盈盈曰聞石生不  
久就要起身他此云如弩箭離弦必不  
再遠姊姊若將天賜奇緣輕輕撒手倘  
日後適非其人終身之悔何及姊姊何

忘逢下落花之嘆還是飛綴綉簾的好  
還是拋墮塵土的好盈盈不答石生臨  
行之先一日招采蘋至曰別在旦夕欲  
求一見姊姊望你做個周方采蘋曰我  
已曾苦口勸他他只是不應奈何生曰  
事急矣若今番漫然別去日後萍梗東  
西欲再求如今日與子殷勤握手勢必

不能不但于姊姊情緣難斷卽賢卿一  
片芳心我亦怎能拋捨務祈爲我謀之  
采蘋曰我窺姊姊含愁不語知其不能  
忘情你作一簡招之我代你持去生甚  
喜隨展一箋蘸筆半晌不能落帡願采  
蘋曰倉遂中筆枯意澀竟無隻字將如  
之何采蘋曰只須懇切爲上何必脩詞  
生拈唐句一絕書付采蘋曰詞實不能  
達意全仗從旁力勸立俟回音萬勿有  
悞采蘋應諾持送盈盈盈盈展看

詩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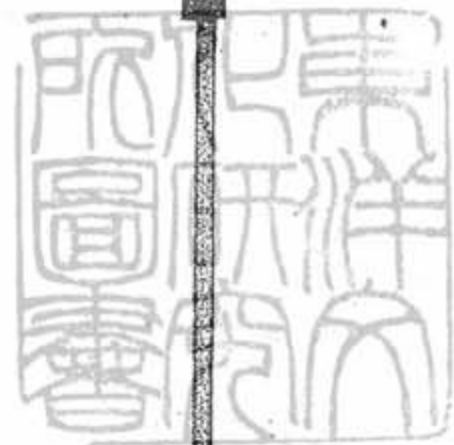
依遲動車馬 惆悵出松蘿  
葱別青山去 其如綠水何

看畢黯然淚落采蘋復勸曰從來男女  
情鍾父母亦不能強姊姊須早自爲計



若一念游移自悞不小石生求見甚殷  
姊姊切勿絕之已甚盈盈啣之抵暮令  
采蘋招生入房采蘋甚喜時寺僧拈花  
聞生欲去是日午後備下齋筵請散人  
與生入寺話別至暮方回散人復備酒  
祖餞亦招拈花來陪生日隆情飲領已  
多何敢復當盛席散人曰先生此來如

風送滕主老朽愧非伯嶼明日文軒載  
道特設杯酒勸君滿飲休辭以永今文  
石生稱謝向拈花曰本欲待尊師返錫  
而去奈時叙已逢搖落不敢再留但不  
知花源屈曲從何得達荆襄拈花曰此  
去不過數日卽達通衢貧衲有一小小  
山川圖記指畫甚明先生帶去此後重





來可無失路之虞遂取付生生喜曰得  
蒙指示庶幾不致迷津散人舉杯相勸  
生以日間不得采蘋回信暗自焦急屢  
欲離席散人坐勸不起采蘋入廚下催  
曰不過是這幾樣菜一總搬搬出去罷  
了一碗一碗不知要獻到幾時清氏听  
見曰怎麼倒要你着忙采蘋曰夜深了  
好早些讓和尚回去旣而酒散拈花回  
寺散人復呼采蘋送茶至書房與生坐  
談采蘋悄至竹邊窺探暗自懊惱曰我  
不曉得就有這許多話詩云子曰的說  
了這幾個月難道還說不完回到房中  
盈盈挑燈靜坐見采蘋入房乃曰我身  
子倦了收拾我睡罷采蘋曰姊姊你又



來了我已約下石生若不叫他進來又  
道是我戲算他盈盈日夜已將分再等  
到幾時便是他來也無言可說徒添得  
一番愁嘆采蘋曰要愁也只在姊姊要  
喜也只在姊姊言畢轉到清氏房內曰  
石相公明日要起早好去請老相公進  
來了清氏呼采綠提燈去接采綠和衣

倒在床上睡得爛熟采蘋推搖半月纔  
得惺忪提燈入園散人遂別生進內采  
蘋復俟其就寢始到齋中生忙問曰你  
來了姊姊可容一見麼采蘋曰允了遂  
同入進內采蘋低語曰我在外面你自  
家道去生入房見盈盈隱几而臥悄拍  
香肩輕呼姊姊盈盈驚覺生曰不才梗

跡萍踪不能久圖勸聚這此須臾對面  
願姊姊暫寬懷抱一叙離情盈盈起立  
延生就坐曰君來如春焚去似秋雲此  
番別去吳峰湘水各圖焚繞情隨耳生  
曰不才積素前已具陳雖暫時分袂明  
春買掉重來見朗磚和尚便當央媒議  
聘永圖合璧祈姊姊勿作此言盈盈回

身背燈含嘆生曰前疑姊姊幾番晤對  
歡寡愁殷追問采蘋姊始知其故但好  
事多磨從來如此那和尚贈我的詩歷  
歷驗如符讖江上之舟非無因而悞溪  
頭之句似有約而來一任地老天昏不  
才斷不肯將入掌明珠輕輕棄擲盈盈  
俯首無言石生近前執其手曰爾我良



緣皆由夙世蠟丸詩句已明指出先盟  
合浦玉人今晚正欲與姊姊其踐神僧  
詩意尊慈言雖如此但求姊姊千金一  
諾寧慮無成盈盈良久曰父母之命媒  
妁之言無一于此妾自慚葑菲恐君心  
不固終以鄙陋見遺則眼下空言皆成  
畫餅生日苟有退心難逃天譴月爲我

媒星爲我妁進花砌草皆吾註也乃翦  
燈誓曰若相忘有如此火盈盈撫然曰  
感君不棄妾亦不忍輕付東流願守區  
區以待君生大喜曰得蒙見許不才無  
愧此生當永矢啣結之報采蘋聽畢欣  
然入室曰旣已璧合珠聯便可愁消恨  
釋急轉身持酒酌云石相公和姊姊先

串飲一杯鬼預兆他年合巹盈盈含赧  
生曰得如子言喜花鬼插你個滿頭紅  
喜酒鬼吃你個千日醉只是一件我那  
匣裡奇珍也該賜還了采蘋曰詩不必  
言只那兩幅小畫所寶在那一幅生日  
雁圖乃二美之貽綉嶺圖不過老衲所  
贈采蘋曰這等說石相公個假回回不  
識寶的姊姊单单下綉嶺圖别的都還  
了他盈盈含笑生詰問盈盈曰嶺圖別  
山僧丐妾所寫向欲以丹青請政誰知  
拙筆先在竹笥遂取出付生生展看喜  
曰疑畫家無此妙筆今宵展玩越覺山  
鳥欲啼林葉如動采蘋笑曰大江中使  
帆好轉風得快盈盈曰雖蒙虛譽安能



及雁圖之美生日二女安敢與吾姊較  
盈盈曰前觀山僧詩句當與二女有同  
居之日生日快心之事不可多求若還  
得隴望蜀御前鳩酒姊姊能爲我辭乎  
盈盈含笑生遂取出蠟凡詩句曰綉嶺  
圖予當珍藏此詩及雁圖卽付姊姊留  
了盈盈甚喜二人唧唧嚶嚶情不忍釋

月落又倏尔山寺晨鐘噹噹响動生  
燈光已淡窻紙漸明不敢再停盈盈  
黯然携手送出中庭曰客途蕭瑟萬守  
珍重生揖而別采蘋啟戶送出湖山之  
外生持之曰意欲與卿畧敘幽情奈離  
愁惻惻魂先斷矣采蘋曰且喜先生已  
訂絲蘿異日百年相守妾薦寢有日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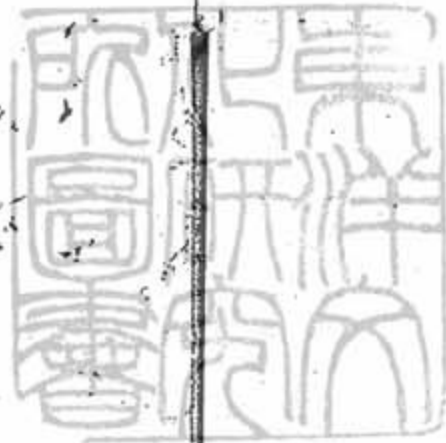
天旣明生入寺別拈花拈花相送下山  
歸別散人乃就道

水石緣

第二十段

山總成絕親馳僞札  
水散人拷婢得真情

石生自離綉嶺散人命居人送出花源  
旣達襄陽卽辭舟策馬由商山過藍橋  
踰秦嶺經碧天刻下七盤坡入藍關訪  
種玉處一路崇山峻嶺踰越浹旬始抵





幕府山公接見大喜曰去冬書來招你  
爲何此際纔到生曰春日離家因中途  
迷路誤入荆南逗留數月到此不覺秋  
深了公問迷路之由生述朗碑贈圖併  
風帆悞張之事公大奇之遂索嶺圖觀  
看因問此嶺坐落何所生曰這嶺在洞  
庭之旁與九疑相去不遠一路山廻水

合雖居人村境儼絕塵寰公曰子今從  
何得出生復出拈花所贈輿圖曰旣得  
此圖復有居民相送故得不迷公取圖  
看畢曰爲我望你不至近日間又遣使  
回家惜乎虛此一行生駭曰使至老母  
怎免一驚遂作書寧母言迷棹入楚畱  
在綉嶺之故且致書松雲密札梅柳將







得遇盈盈二人訂約一節附知二女卽  
日馳使回南山公親對石生言及姻事  
生如聾似啞全然不答翠微聞之謂養  
娘曰此奴崛強猶昔有裨將谷應善治  
軍爲山公心膺公以谷應爲媒屢請  
生生曰婚姻之事如齋中羅列古董宜  
位置天然又如匠工穿架棟樑須旬縫  
閉合若由勉強終愧好迷谷應曰小姐  
玉葉金枝先生才華國寶正宜其賦河  
洲遂鼓瑟琴之樂何媿好迷石生被纏  
無奈語之曰予已結有絲羅煩爲轉達  
免得家母舅費心谷應如其言以報公  
公不肯信親問生曰表姊妹姻已非一日  
我來時又曾與汝母面訂汝言另結絲



羅却是誰氏之女生以實情相告曰來時客居綉嶺已與居停水氏約爲婚矣公笑曰不足信也汝不過一時借口萍水相逢何遽有定婚之理生曰實係真情並非借口翌日公文令谷應細細探生果與水姓聯姻固語生曰汝所言綉嶺之約不過邂逅一言何足爲憑汝若

聽泛吾語水家姻事吾當遣使到彼爲爾謝絕生訝曰姻親何事一言旣定則鏃可朽盟不可寒生寧敢自食其言令人飲恨公不應乃假作生書言到署之後卽與表姊山氏成親深負前約復私啟其匣將拈花所贈輿圖照式寫成一紙迷榦役馳騷私入綉嶺絕親且密囑







必得回書以報時將重九使者來至賽  
桃源散人得書喜曰旬之別便端使  
來候客情何請采蘋聞生書至報與盈  
盈二人甚悅采蘋曰我道這幾日喜雀  
好不叫得熱鬧果有應驗采綠曰早上  
一隻山鴉站在房簷上叫不知那個悔  
氣要討打哩采蘋啐之曰打只打你還  
打得那一個身上散人發書看畢大驚  
入室對清氏曰做娘的好懵懂清氏曰  
平白地又甚麼事情懂了散人曰小女  
已吃過茶了你可知道清氏曰這話從  
那裡來散人曰從石生書上來清氏暗  
自吃驚因曰我沒有懵懂這事你不要  
來怨我我不曾到寺裡去訪他我不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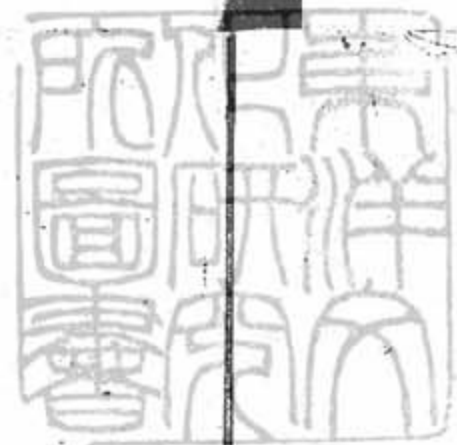


朝朝暮暮對着家裡說石生人貌又怎  
的才學又怎的我又不要脩什麼家譜  
屋譜請他到家裡來在這茶不是他尋  
着要吃也不是我與他吃是你自己送  
與他吃的不要說我懵懂散人氣得默  
默無言呼采蘋究問采蘋曰想是石相  
公知道姊姊寫書來求親的散人痛撻  
之曰書上明明寫着從前有的來他二  
人密字低聲怎瞞得過你你還要抵賴  
復揪髮怒撻采蘋被撻知不能隱將二  
人之事和盤托出散人盛怒填胸清氏  
曰我當初怎生說來這書房緊對着女  
兒房門是不便的你說有山子遮着不  
妨如今信我的話麼散人曰你也不要



盡卸在我身上你難道不該關心一點  
采蘋掩面進房盈盈驚問石生書內何  
言使尔至此采蘋曰姊姊勿言石郎使  
我心但墮地因泣訴其情盈盈自失良  
久暗思石生非痴非呆書中何得明提  
前約心甚驚疑清氏進房曰女兒家身  
如美玉一遭玷污人皆輕賤這都是引

遭玷污人皆輕賤這都是引他來的不  
是做下這的冤孽盈盈痛哭采蘋曰院  
君不要疑心姊姊和石生委是冰清玉  
潔不過遇月明時到園中相對尋章摘  
句並不曾做下甚麼冤孽來遂檢出盈  
盈初會石生次日遺送之詩併生和韻  
付清氏曰老相公若見這詩疑團可盡





釋了清氏曰我曉得你這蠢婢必知詳細便問你是怎生訂約來采蘋復將盈盈所藏朗磚詩句取出付清氏遂將石生來去根由細陳一遍且曰姊姊與石生之約是天訂的是那和尚訂的不是他二人自己訂的清氏聞言十分驚異至晚謂散人曰看着你氣憤憤我倒好笑

笑既然到這地位氣做怎的還喜得不會做下甚麼勾當散人曰言之醜也他怎麼叫你知清氏出詩云這是他們的心証你請看散人見生酬韻怒少解及見蠟丸詩句問云這是甚麼話清氏曰我從到這裏幾十年並沒有聽見說有個外人到這賽桃源地面先也疑他





這路錯得奇怪原來是那朗磚和尚先  
與了他這個符籙你不記得當初生這  
孽張你下愁萬恨那和尚朝著你說他  
日後有天生配偶今日又是他引這人  
到來只怕該是他二人的緣分也未可  
知散人曰這都是些鬼話那裏入耳清  
氏曰你一向最信那和尚的散人曰你

怎便知道是和尙與他的清氏曰你想  
是氣昏了不要盤我看看這寫的字是  
也不是就明白了散人半晌無言清氏  
曰兒女婚姻原有個前定若論那石生  
也配得過女兒如今不若還寫封書許  
了他早完了女兒大事散人曰我說你  
懵懂真真懵懂到一百分了你知他書





中何意清氏曰書是你看折了書打打罵罵炒了一日又不曾念與我聽怎麼倒來問我他除了求婚再有何說散人曰你說得好體面他母舅坐鎮嶠函肘懸金印放着貴婿不做來做你寒家的令坦清氏良久曰我明白了取他書來遂將詩與來書携進盈盈房內曰這人

小小年紀中懷巨測他不過他是錯路這裏我家怎生禮貌不將好報幹出這樣事來倒還要來奚落人將書擲向盈盈曰他既做了山家女婿誰還拿轎子來擡你寫這東西來分甚麼青白采蘋猛然一驚須臾去采蘋將書展開盈盈見書笑曰我正慮他一身吊影不知

水石緣 幾時得到得此亦可稍寬懷抱采蘋曰  
姊姊這事真假若何盈盈曰口血未乾  
石郎寧薄倖至此這必是他語言漏洩  
山家欲與聯姻不致詳細偽致此書來  
行離間且冀回音以絕石生入楚之今  
耳采蘋曰如此說姊姊當速作書以破  
其計盈盈曰山使來彼必不知雖有書

必不達采蘋曰紅粉在前錦囊旣設萬  
一柔腸中變如之奈何盈盈曰金石之  
盟決不因此而渝采蘋曰我還想起一  
件若果是石生差來難道不該有書寄  
與和尚又看書云你看這字也不是他  
的親筆盈盈曰也不在此彼果與山氏  
成婚只一往不返誰能促之使來縱欲



謝絕于我書中但言已贅山家四字足矣寧肯將燈前蜜約顯形楮札謂侮我則非深怨謂自侮則非下愚乃擲書曰此但可以愚黃口少有知覺斷不被欺采蘋曰待我燒了他持書欲焚盈盈止住曰姑存此以俟將來采蘋曰采綠說早上聽見山鴉叫可可兒打在我的身

上次日散人謝使者使者懇切欲求回音散人曰已領來諭但爲我致謝足矣使者歸報山公公以不得回音無以絕生之念連日尋思無計會報木客反事遂寢



後集

生之念感日華恩無信曾歸水客又事  
與昔歸時山公不以不為回音無以歸  
音婿人曰丁既來信何為然疑其疑其  
上六日婿人歸與昔與昔疑已歸來回

水石緣

第二十一段

投合浦雲影探親  
困雙娥富豪發難

雲影感松濤臨別之言奉生母恤梅柳  
較前倍摯其岳和光復以書來招雲雲  
仍不應碧娘曰君所契皆能奮翼四方  
君獨喜蹴蹴坐屋子下謂益論米男兒



只該如此終其身了雲笑曰二女子居無匹爲翱翔四海之求吾躬擁嬌姿尙欲何往碧娘曰不信天下人都是沒有妻小的纔出外雲無以應後值石生書到生母大喜將胸頭一塊石方纔掉下書未發先進來使問云大相公是幾時到那裏的使曰大相公七月盡邊到的

拆書看畢驚曰好奇怪求神問卜都說他路上有阻原來有此異事入語厨下老婦老婦曰菩薩竟是有的是書帶云還是我叫的那藉子准生母曰不要爭大家有功隨令書帶將寄與二子之書送與雲家碧娘見書帶問云你可是來取甚麼書帶曰不是大相公有信來了太







太差我送書來的碧娘連呼雲曰快來  
看喜信雲開緘見生迷舟之事說與碧  
娘亦各驚異碧娘曰要這老人家熬煎  
了這幾時如今好放心了書帶云我還  
要到梅姑娘那裏去說一聲雲曰也有  
書在這裏我和你同去書帶隨雲影至  
二女家一入門連忙叫云柳姑娘梅姑

娘我家大相公有書來了二女驚喜雲  
曰你聽他說謊書在那裏阿姥曰我也  
道未必書帶曰我不說謊雲相公藏在  
袖子裏二女曰大相公在那裏帶回來  
的書帶曰大相公七月裏纔到衙門差  
人送回來的柳問雲曰看你會鬼譚雲  
曰書是有一封不知可是他帶來的否





水石緣  
議我先看看取出拆開見有與綉嶺水  
氏聯姻之語將書復藏入袖中曰好可  
惡這樣喜信單單寫在這封書上我們  
就通不得風兒阿姥曰甚麼喜信與他  
們看罷梅曰只要有喜信書不看就  
罷了雲曰還是你有鎮定工夫倒與你  
看看二女見書頓開眉鎖梅訝曰果然

有個綉嶺怎麼這船會錯到那里去柳  
曰一夜千程這船快如千里馬雲曰不  
是船快速峰做人別致所遇亦奇看來  
水家姻事竟由天作之合梅曰他既到  
陝這尋他的不知往那裏去尋如何遇  
見雲曰月波原說要到關中自然會着  
後生母賚發來使雲影與二女各作回



書入陝碧娘復謂雲曰你心中只憂這  
個人如今他有了下落不必憂了黔中  
幾次書來置諸高閣於朋情何厚於戚  
誼何薄生女兒沒用處求不得你到那  
裏走走雲曰出門去不難只是連峰老  
母併梅家姊妹再託與誰碧娘曰君能  
盡友誼妾豈不能成君之高你若肯往

探我父兩家之事皆我承管若有礙  
不到回來任你罪我雲影感其言遂許  
之擇定日期別生母及二女出門臨行  
碧娘曰綉嶺圖晨夕把玩之物何不帶  
了出門雲曰虧你記得我正也思量借  
陣風兒吹到這西裏邊去走走遂束入  
裝內及雲到署適會其岳遷合浦守雲



卽欲別歸公堅畱之遂同入粵自雲出  
門碧娘遂將生母迎入已家晨昏定省  
事之如姑又時時遣人存問梅柳二女  
自得石生之書見已訪得佳人心甚喜  
悅一夜燈前對坐梅萼取舊時橫笛弄  
之曰許久未經一弄覺得指節生疎柳  
問云這吹的是那一調連我竟聽不出

了梅曰是正宮柳曰你換了小工調我  
歌一闋配你梅萼換了一調柳絲按拍  
歌曰

梁州序井桐搖綠衰荷墮粉團扇涼  
驚玉枕飄空野韵暮村遙送寒砧最  
是疎風扣竹密雨侵簾好夢驚偏醒  
聽一片吟蛩悽惻也碎秋心嘹唳還



不  
在  
六  
添孤雁聲滅不盡殘燈暈紗幮照見  
單棲影情黯黯奈何寢

前腔參商宵隔轆轤夜引別緒遙牽  
素縷寒更乍永懷人有夢難尋一任  
蛾眉黛減雲鬢髮飛鏡裏容誰整可  
憐這海棠紅腿也因秋陰颯颯金風  
冷四屏對碧落長河耿願隨月姊飛

明鏡千里外照君影

前腔頭換坐閒窗惡抱如醒步庭際小

欄獨凭恍蕭郎月下歸來對影似訝  
容非昔艷態減初嬌怯怯蠻腰損猛  
一雁橫空驚散也怨秋聲墮葉啼螢  
何處尋聽咽露蟬嘶暝窗商做弄出  
心頭病無限恨有誰省





前腔記分携芳草初青又瞬息桂花  
搖影報魚書一紙緘愁難盡似慮佳  
期雲散別調風吹依約言還隱還只  
怕郎情葉薄也賽秋雲慢取楊花比  
妾心甕尺素心踰哽叮嚀別語堪追  
省燈下誓未曾冷

節節高悠悠兩地心總難憑三生石

上疑還信宵征訂誓海深盟山峻丹  
誠一點他年証惟願銀河風浪平黃  
姑織女幽期近

前腔離多思轉深好難禁愁城高疊  
重圍困流光迅秋色分黃花近雁鴻  
空遙遙天信只恐朱顏易報秋西風  
吹老芙蓉韻



水石錄  
尾聲 羈人何日歸 鞭整展離懷 握手  
同傾兔賦 秋聲百感生

歌畢梅萼放下笛云好一曲淒涼調幾  
時搆的柳云昨日晚上睡不着枕頭上  
想的梅曰纏綿委曲真是長歌當吳阿  
姥曰兩個姑娘真真沒一樣不會像這  
樣吹吹唱唱解解悶何等不好每日只

是嘆氣連聲真真歎了柳曰黃連樹下  
彈琴苦中作樂三人共坐談笑時龍湫  
富豪荆棘瞰松雲二子相繼出門梅柳  
屏障已撤乘間復至其家二女同在房  
中忽有人排闥而入二女認得其人心  
甚驚惶柳絲叱之使出荆芻曰不要惱  
來看看你們也沒甚不是我久欲再來



爲那姓松的姓雲山兩個包着你們我  
不好來得也不是怕他不敢欺說這地  
方那個不讓我一馬頭我不過不與他  
們計較今日縣署中請我赴了席來順  
路經過進來替你們說說話他兩個又  
不在家了你們再不要是這樣二女見  
其酒氣噴人喃喃不絕連呼阿姥阿姥

進房來曰你這個人又來做甚麼舊年  
討了沒意思虧你還要來快些出去荆  
棘佯醉意欲投床被阿姥拽住倒入阿  
姥懷內阿姥險些跌了個觀音倒坐船  
怒云人家都有個內外動不動跑進房  
裏來持其衣拽出大門外掩門而入荆  
棘又討了一場沒趣二女曰虧了阿姥



亦石緣  
在這裏不然怎麼遣得這狂徒出去後  
阿姥從雲影家來路上偏偏遇見荆棘  
曰你前日拽我出來我不惱你下一次  
來千萬要你方便阿姥曰他姊妹正正  
氣氣你若再來相犯定要惹出禍來荆  
棘笑曰他兩個原是冷痴院裏的粉頭  
說甚麼正氣真真可笑阿姥曰既謝了

烟花就是良家女子你不要胡說回家  
怕二女着惱不敢則聲忽一日聞有人  
大呼進內阿姥張見連連報與二女曰  
前日那狂徒領了一班惡少來了你們  
快些把門關緊待我打發他二女急掩  
房門諸惡少入室在房外言三語四惡  
聲醜語抄做一團二女寂聽氣得四肢





冰冷阿姥端出一盤茶來向衆人曰衆  
位罵得口乾了請一杯茶諸惡少見有  
茶來口內便縮住幾分阿姥向荆棘曰  
你這位竟是一點不通竅的一人曰怎  
麼他不通竅他還比人多一竅你聞聞  
他脇肋下還有個眼兒放香氣阿姥曰  
冒冒失失來了兩次他們還不知道你

姓甚麼叫甚名字又不知道你是甚麼  
樣人怎麼就來睬你一人曰原來他們  
還不知道怪不得我對你說了  
他是這裏有名財主荆大爺原是當初  
衛國公子荆的後代阿姥曰若不說那  
裏知道你若有話要對他們說先和我  
說了通了信再來會面豈有不禮貌你



的你今日叫了些人來抄鬧不過是讓  
你抄了一場只不睬你也沒奈何一人  
曰這婆子倒說得中聽這位大爺沒有  
甚事不過圖苟合而已衆皆大笑棘曰  
既是這樣說只要他們曉得我的手段  
我就罷了我過一日還有話與你說列  
位我們暫且去罷衆人哄然散去次日

阿姥來與瑪娘說知碧娘怒曰他是什  
麼人這樣撒野你怎的不來通知一聲  
阿姥曰雲相公不在家就來通知也是  
無益生母問碧娘曰這位媽媽一向在  
這裏走沒有問得是誰家來的方纔說  
的是那一家是府上甚麼親碧娘將石  
生與二女之事細細說出生母曰原來





是這樣事他在家瞞得我緊緊的並不  
知道碧娘含笑又謂阿姥曰這就是石  
相公家太太生母對阿姥云難爲他兩  
人一片心不知後來的大娘是怎樣的  
不要耽擱悞了他們畢竟是勸他們另  
圖長策的好碧娘復言生與綉嶺水氏  
聯姻生母曰這個我也不知道家書上

也並不曾提起阿姥回家將生母之言  
說向二女二女含嘆又數日阿姥持函  
出賣荆棘從後呼住曰來得湊巧我正  
要見你對你說話阿姥曰冤孽我竟怕  
往街上走纔出來就遇見你你不要絮  
煩了還有甚麼話荆棘曰不是我三番  
兩次纏着他們實有句正經話要對他





們說我目下要尋房小看了幾處都不中意他們出了院難道不從良麼我主意要他一個若說得成重重謝你阿姥

搵手曰遲了

止掉下了的東西

也要起早有人走上你的先了棘曰我知道不過是那姓松的和姓雲的趁他們不在先談我娶了一個他回來怕有

何說阿姥曰你拿了銀了

裏討不出

來定要咬住他兩個棘曰我實看得他們上眼放他不下老媽媽小賊你說我家大娘雖是他八字好做財主婆人實萬分不及況又時常反目一場抄鬧便半月開交好不掃興故此立意要討一房這件事斷斷要你攬掇阿姥曰斷斷





不能你不要費心棘曰你只將我這話對他們說若有一人允了就罷若一齊做作我明日教些人來搶也搶他一個除是他們離了這龍湫地方我便扯斷了這條肚腸阿姥回家對二女說知梅驚泣曰狂奴何所不為萬一逞其強暴何以自全柳絲良久云專越急心越間

纔有算計你動不動只是哭濟得怎麼梅曰他果若是這樣來你有何法柳曰只聽他說的話已得禦暴之策阿姥曰甚麼計策你倒說說看柳曰從來醜婦必有奇妒斷無聽其娶妾之理必得如此如此困乃可解梅與阿姥大喜

